

## 河北保定市赵兰池、王彦茹被非法判刑一年多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保定市清苑区赵兰池和王彦茹七月二十五日被非法开庭，十一月七日晚上家属接到法院人员通知，说赵兰池被非法判刑一年半，王彦茹被非法判一年零两个月，让家属八日上午到法院拿回判决书。

今年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十六点赵兰池的北京代理律师会见了赵兰池，赵兰池当场写了上诉状表示要上诉，律师会见后去清苑区法院让家属递交了上诉状。

**赵兰池和王彦茹已被非法关押十个月。**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上午，王彦茹、赵兰池到石桥乡申庄村讲法轮功真相，被受谎言毒害的村民与大队干部申希望拦住不让走，被石桥乡派出所所长刘文兴和两警察将她们绑架，当天晚上二人被送往保定市看守所。二人驾驶的电动轿车也被乡政府扣押。家属四次去派出所找所长要人和索要拘留证，几天之后家属收到了拘留通知书。

二月九日家属接到了非法批捕通知。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点左右，赵兰池家属聘请的北京律师在保定看守所会见了赵兰池，下午家属和律师去石桥派出所要人，见到所长后律师就告知所长办案过程的诸多违法之处。三月六日上午，王彦茹的家属聘请的律师



信仰合法迫害有罪

也会见了被非法关押在保定看守所的王彦茹。

赵兰池家属聘请了律师数次走进公检法有关部门要求各部门退卷和放人，亲友也拿着控告状到信访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讲真相和控告，各部门都推脱和搪塞家属。法院曾哄骗和威胁家属如不辞退北京律师就重判。

**在保定看守所南司法培训基地被法院非法庭审**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半，赵兰池、王彦茹在保定看守所南司法培训基地被清苑区法院非法庭审。保定地区大多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都在此遭非法开庭。

开庭前，八点左右，法庭门外就聚集了众多的穿着便衣的国保人员和清苑区各乡镇综治办人员，设置了三道防线，如临大敌一般，扬言不让法轮功学员靠近庭审现场。赵兰池和王彦茹的头上都被强制带着摩托车头盔，律师问审判长为何我的当事人赵兰池戴着头盔出庭，审判长声称是避免发生冲突。

赵兰池本人发言说自己修炼法轮功合法，自己并

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法规。律师也在法庭上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虽然清苑国保把北京司法局的三名工作人员也请到了法庭现场，企图限制律师的辩护，辩护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半休庭。

赵兰池的女儿是家属辩护人，也在法庭上为自己的父亲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家属辩护人说：第一点，我的爸爸为祛病走入了法轮功修炼，修炼不长时间病就好了，公诉人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注：共产邪党才是邪教）罪起诉了我的爸爸，他到底破坏了哪条法律，请出示法律相关条例。公诉人认定我爸爸散发法轮功的宣传品对当地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我请问公诉人，对谁造成了伤害，伤害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医院鉴定证明，我要求公诉人让证人出庭。

第二点，二零一一年《国务院公报》第 28 期全文刊登了新闻出版总署第 50 号令，明确废止了一九九九年制定的关于法轮功书籍的两个文件，表明了法轮功书籍在中国完全合法。既然我的爸爸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和宣传品完全合法，我认为我爸爸没罪，要求无罪释放。现场所有人员都静静的听着。

**信仰自由、迫害有罪**

以法律方式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打压、迫害是特定

历史时期的产物，这不光彩的历史即将掀过，它违背天理、国法、公道、人心。在这一过程中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判。每个人都得在这场大是大非面前检验着自己的良知底线，也将见证将来的结局。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希望有关部门、有关人员选择善良，公正执法，不要继续为他人的违法行为担责。◇



在央视播放的“自焚”录像中，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镜头喊完“口号”才把毯子盖上。这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 河北保定市蠡县国保警察法庭上造假做伪证、陷害好人王向辉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轮功学员王向辉被构陷一案在蠡县法院开庭。办案人国保王军昌和张士超、陈立宁等人做伪证,公然造假,否认在绑架王向辉时没出示任何证件就抓人的违法行为。由于三人说辞不一,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结果越造越假。

## 造假、做伪证

当公诉人讯问他们:一、在抓王向辉并检查其家时,是否出示传唤证、检查证等手续;二、在审讯王向辉时,是否采用了诱供的手段。王军昌等人掩盖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当庭造假或拒不承认。

当时的情况是: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午,蠡县国保大队王军昌带领着六、七个人(没有着装,便衣)擅自闯进王向辉家,不出示任何证件和手续,进门就把正在守孝的王向辉强行抓走(他母亲六月十一日去世)。之后开始抄家,他们抢走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台式电脑。抄家没出示搜查证件,没留扣押清单,更没见证人签字。当时家中有王向辉的父亲和他的姐姐。

王向辉的邻居反映,在向辉被抓前几天就有一辆小白车停在向辉家附近,当时谁也不知道那辆小白车是干什么的,王向辉出事后,才知道那是监视王向辉的。国保王军昌等人,于二零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中午人们正吃午饭、街上没人时,突然将王向辉抓走。

二零一八年七月十日,在县法院召开的庭前会议

上,王向辉的律师讲出了公安办案人员先把人抓走并检查抄家后再让当事人在检查证上签字的违法事实,当事人王向辉当场也讲出了国保在审讯他时采用了诱供的违法手段。

王军昌等人知道后怕承担法律责任,所以经过一番秘密策划并统一了口径。然后于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开庭时,王军昌等三人一一出庭,公诉人讯问他们时,三人都当庭公然造假。

王军昌第一个出庭:他首先承认:检查证、询问笔录是事后补签的,原因是王向辉的父亲当场阻挠,场面混乱,把责任推到向辉父亲的身上。当公诉人问他,你们检查时,王向辉在哪?王军昌回答说,“已弄到车上去了”。当问到出示手续?回答,“都出示了,都给向辉的父亲出示了。”当问到有没有执法记录仪?回答:“忘记带没带了。”

实际情况是:王向辉的父亲只是问王军昌为什么抓人?为什么不出示手续?然后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也都静静地听了,足有十几分钟,场面比较安静。

第二个出庭的是张士超。他回答有没有出示手续时说:都给王向辉的家人出示了,警官证也出示了,当问到你们检查时王向辉在什么地方?回答说:弄到院里去了。当问到有没有执法记录仪?回答:记不清了。

陈立宁第三个出庭。他说:什么手续都出示了,连检查证都当场给王向辉出示了。当问到有没有执法记录仪?回答:闹不清了。说

到关键的事情,口径是一致的:都记不清了。实际他们根本就没带执法记录仪,如果有,就没法任意胡编了。而《警察法》规定,警察执法过程必须有全程的录音录像,否则是违法的。

## 三个执法人的证词自相矛盾,令人啼笑皆非。

王军昌早已供认:检查证、检查笔录是事后补签的,可陈立宁却说,“连检查证都当场给王向辉出示了。”就在陈立宁说“连检查证都给王向辉出示了”的时候,辩护律师从卷宗里拿出了他们事后编造的“检查证”和“检查笔录”,“检查证”的填写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五分,而检查完之后才应该有的“检查笔录”的填写时间是十二点五十分。比“检查证”的填写时间还早五分钟,这不是笑话吗?律师首先呈给审判长,之后让王向辉看,并问上面的时间是谁写的?王向辉说不是我写的。然后放在陈立宁眼前,问他作何解释?他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庭审过程中,律师拿出了河北省信访局在收到王向辉寄给省长许勤的信访信件后,所下达的批示是:“妥善处理”。不知蠡县610和蠡县公安国保是如何理解的?把“妥善处理”歪曲成了抓捕,刑拘、逮捕、起诉,并欲置王向辉一家于死地。

## 栽赃陷害王向辉

蠡县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将王向辉案的卷宗退回到公安局国保大队,要他们“补充”证据,即随意添加所谓“证据”进行构陷。

王军昌等人在绑架王

向辉时是先把人抓走,然后再检查抄家,然后再让王向辉在检查证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手续,属于程序违法。而如果程序是违法的,所办案件就是违法的,应该立即无罪释放当事人,并且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和赔偿受害人损失。所以王军昌等人为了栽赃陷害王向辉,也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就铤而走险,执法犯法,竟然走上法庭公然造假做伪证、戏弄公堂。即使造假,你总不能颠倒了时间顺序呀?从中可看出编造谣言者的主观随意性。这么多年来对法轮功从不讲法律,随便造谣,任意栽赃。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越造越假。

王向辉因病修炼了法轮功,二零零一年只说了一个炼字,就被电力局非法开除,并多次关押,以致造成他今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王向辉九死一生从监狱回来,家已离散。面对他的是瘫痪在床的老母亲和正在上学需要花钱的儿子,在两难之际,找到单位,要求恢复工作,却被扣上宣传邪教的罪名。别无办法,只有给上级领导写信,给总理李克强写信,其目的也是想吃碗饭活下去。没想到这一求生的举动却被当成罪行。天理何在呀!

历史巨变在即,人不治天治,明智的公、检、法、司人员,都不要再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替罪羊,守好自己的良知善念,清醒智慧的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在此奉劝王军昌等人,该清醒了,现在是终身负责制。善恶必报,何去何从请君再斟酌! ◇